

亲情

和父亲坐在同一级台阶上

文 | 岑艳丽

父亲，在我人生轨迹上出现的节点很少，少到每每想起他时浮现的都是零星几个片段。但父亲的爱又很绵长，直至今日我才醒悟。每当谈起“父亲”这个话题时，我总是一句“方不熟，陌生人”，此言非虚。相较于日常生活中我所交往过的人，父亲更像逢年过节走的一位“亲戚”。浅显易见的接触是儿时能够让我荡秋千的精壮手臂，儿时印象里的父亲更像一个有体验时效的朋友，他对我而言是高大的、亲近的，并无任何威严可说。

记事起，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夏天，正如父亲见到我的第一次也是夏天。家里出现的一位男人，母亲却让我叫人，相较弟弟的逃避，我好像一位勇士，实则不然，因为我那时其实还没学会“父亲”一词的含义，我

的无意“莽撞”却成了父亲疼爱我的开端。比清晨阳光更先到我脸上的是父亲的胡茬，彼时的父亲酷爱用胡子扎我起床，也深知我第一遍起的床是假的，次次等我仰躺回床上后迎来第二波袭击，但这一趣味在我四年级第一次推开他后再未出现。

午时，那两年父亲工作变迁到家附近后，我又多了件美差——送饭。广东的夏天，大抵中午是会融化空气的，当空气出现波纹，我的工作也就在倒计时了。3个我高的保温桶装着父亲的午餐和我的“额外加餐”，路过金鱼池，捡过发财树的叶子扔在父亲脚边。我坐在父亲的椅子上，父亲席地而坐，我竟比父亲高了半个脑袋，我吃着父亲的菜和精瘦肉，给父亲的总是吃了半个的菜

梗和干柴或肥腻的肉。一切看起来太过理所应当，甚至临走时还会给我些配送费，不是钱就是水果或者他的手机。

一切都是那么平和安详，但直到有凉意的那个深夜，父母吵架了。所有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降至冰点，就连表面也再无体面。那夜弟弟有我的安抚入眠，我又是怎样惶恐怎样泪湿枕芯，我都毫无记忆了。

究竟是过了365次一天，还是一天过了365次。日子总是那么将就地过着，冷冰冰的家只有各自的手机是热的。几个不善言语的家人像一群合租的舍友，父亲长久外出偶尔归家，归家又是永无休止的争吵。父亲在外的时间总是一点点延长，家中的近况只能向我打探，我不知出于什么畏惧或烦躁的心理，总

是敷衍。我们之间感情回温的契机，是我意想不到的，但却又在情理之中。我以为新冠是到不了广西的，但当我中招时整个人像堕入了地狱，刑罚那般严苛漫长，在那个学校空了一半的期末考。我在考场睡了十几分钟，在自身感受上却是漫长的世纪沉睡。眼球快热化了，眼前是丝绸般的透明光亮，又是那般的被晕染开，原来是我流泪了。

父亲放弃年终奖，放弃候车等待，全程高速终于来接我了。我的心里搅杂着各种情绪，替他不值得，为他而感动，最后都被泪水冲刷干净。在老家的第一夜，一碗姜汤面让我打回原形，身体内发出的燥热只能依靠夜晚刮骨的冷风来治疗，甚至昂贵的药物扔在角落。父亲在半夜

给我量第二遍体温时，找到我。我们终于并肩，坐在同一高度。不是少时我仰望他的背影，也不是少时我坐得比他高。我们平等地对视着，他不复当年精壮，头发夹着雪，却还一遍遍地像儿时送饭时问我“还要不要吃”，到如今“还疼不疼了”。

心里的酸楚超越物理的疼痛，只是太晚了，就像筷子兄弟的《父亲》一曲“总是向你索要，却不曾说谢谢”，我理解了歌曲，却无法理解过去的我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413班学生)

突然想要痛哭一场

文 | 赵文慧

晚自习的灯光惨白，映着桌角堆积如山的试卷，油墨味混着淡淡的速溶咖啡香，在封闭的教室里凝成化不开的沉闷。我握着笔的手指泛白，指节因为长时间用力而微微发酸，盯着解析几何题的眼睛渐渐模糊，一股突如其来的委屈与疲惫如潮水般涌来，喉咙发紧，眼眶发烫，竟突然想要痛哭一场。

这场情绪爆发得毫无预兆，却又像是酝酿已久。高考的倒计时被放在黑板旁，数字在一天天的递减，像一面无形的鼓，在每个清晨与深夜敲打着紧绷的神经。我早已习惯了六点的闹钟刺破黎明的寂静，习惯了凌晨的台灯在书桌上投下的孤影，习惯了在食堂快速扒饭时默念古诗文，习惯了把错题本翻到卷边，笔尖写得干涩起毛，却始终习惯不了心底那份沉沉的压力——像一块浸了雨的巨石，压得人连呼吸都带着滞涩。

老师的叮嘱如同警钟长鸣：“这是决定人生的关键一战，每一分都不能浪费，不能有丝毫松懈。”父母的关怀藏着小心翼翼的期盼：“尽力就好，我们相信你。”可那份欲言又止的眼神，悄悄为我热好的牛奶，深夜为我留着的那盏暖灯，都像细密的网，让我不敢辜负半分。同学们的竞争悄无声息，每个人都埋在书本与试卷间，连呼吸都带着紧迫感，仿佛稍一停顿，就会被身后的人远远甩在身后。偶尔抬头，望见的都是紧锁的眉头和飞速转动的笔尖，连彼此的问候都简化成了“这道题会吗”，再无多余的寒暄。

我之前一直以为努力就会看到希望，可是联考的排名像一盆冷水，浇灭了我满心的热忱。那些熬夜算出的公式，反复背诵的诗文，在草稿纸上画满又擦去的辅助线，在不理想的分数面前，仿佛都成了无用功。我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真的不够聪明？是不是不论怎么拼，都跨不过高考这道坎？是不是曾经在日记本里憧憬的大学，终究只是遥不可及的梦？这些念头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心脏，越收越紧，让我在无数个深夜辗转难眠，即使睡着了耳边还会回响倒计时的滴答声。

课间十分钟，走廊的笑声格外遥远。趴在桌上望着晚霞染红的天空，忽然想起小时候在操场奔跑的模样，不用为了分数而焦虑，不用伪装坚强，而此刻，连眼泪都要偷偷藏起，怕被说脆弱，怕期待我的人失望。终于忍不住伏在臂弯，眼泪无声滑落，将疲惫、委屈与孤单都藏进衣袖。

不知哭了多久，肩膀渐渐不再颤抖。擦干眼泪再看试卷，心里的郁结散了许多。原来高考路上的哭泣不是软弱，而是紧绷的心里放松松绑，灯光依旧明亮，我重新握紧笔，那些含泪奔跑的时光，不曾放弃的执着，终会在盛夏绽放成最美的答案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325班学生)



又是一年秋。

每逢秋，树叶总从枝头上掉落，它仅仅是枯萎吗？或许它不仅是枯萎，而是树枝也有思念的人，把它的思绪藏到泪水里，泪水化成枯叶，再慢慢地掉落。

我的记忆从秋起，每逢秋我也第一个想起你——我最敬爱的爷爷。我开口说第一个字是在秋天，我和别人有点不一样，别人开口喊爸妈，而我开口喊爷爷。我的童年记忆里，爸妈几乎是神秘人。而爷爷奶奶像两个“老小孩”。

2015年的秋天，我到了要上学的年纪，我不得不去上学，我家离学校好远好远，每周五才能回一次家。在班里，我年纪应该是最小的，也是最早住内宿的小孩，那年我仅五岁多一点。

爷爷总是不放心我在学校，害怕我没有饭吃，害怕我没有衣服穿，那时学校总要自己带米到学校，我五岁就开始自己淘米了。爷爷每次都带了好多好多的米放我书包里，给我书包塞得鼓鼓的，像个蜗牛似的。



我的奶奶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，大概正是如此，或多或少地沾上爱唠叨的毛病。而我又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，因此，我讨厌我的奶奶。

“你看你看，我说不要跳不要跳，你就是不听。”奶奶站在我旁边嘴里从未停止对我的数落，而此时的我捂着肿大的脚关节坐在地上，心里想：我跳那么多次都没事，要不是地上有石头我怎么会……没有等我多想，奶奶就一把把我拉起，背在背上，嘴里还在碎碎念：“你看，你受伤要不要钱治，你爸妈赚那点钱辛苦不？你还不听话……”小小的我趴在奶奶背上，脚关节传来的隐隐作痛令我烦躁，顿时就大声道：“奶奶，你别说了！”结果倒好，奶奶说得更加起劲了……

上初中，放暑假的时候，我迷上了手机游戏，一整天都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玩

秋天，念你成诗

文 | 韦柳燕

每周爸妈给我10块钱，爷爷总会偷偷又给我5块，还嘱咐我不要和爸妈说，每次我都乐成一只小老鼠似的。每逢节日时，爷爷会给我表演魔术，以前感觉好神奇，现在感觉也好神奇，爷爷还会给我讲故事、猜谜语，还会给我做陀螺，我们总会玩上一整天……

可是我好像突然没话说了。我上初中之后基本上一个月才回一次家，但我回到家就在房间开始玩手机了，我变得像个陌生人，不爱听他们说话，总感觉他们好爱唠叨，好吵，渐渐地，我爷爷奶奶也开始变得不爱和我说话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呈现了一道儿时的回忆，爷爷给我留水蜜桃，奶奶给我扎头发，我们一起吃着瓜子，一边猜着谜语……我忽然醒来，枕边的手机弹出几条二十秒的语音，是奶奶发的，我往上翻，几乎全是奶奶给我发的语音，而我只回了几秒的，甚至有一些我都没有点开听过……

我看向没拉好的窗帘，我看见了窗

外在掉落的叶子，那一幕幕回忆再次闪现在我的面前，泪水不由地在眼里打转，我静呆了几秒，门外传来讨论声。

“爸，你别叫她了，反正叫了也不去的，何必呢？”我爸和我爷爷说。

“少管我，我就爱喊咯！”我爷爷理直气壮道。我爸无奈又不敢反抗，其实爷爷也有些忐忑，小心翼翼地敲我房间的门：“燕安，去不去赶……”我擦擦泪水迅速起床回道：“去啊，为啥不去？”透过门缝，爷爷脸上多了几分笑容。

我懊悔我长大后对奶奶和爷爷陪伴的缺失，我更懊悔我的无知。

秋天，我对你的思念化成秋风，吹到你耕种的土地，留下满满的收获；我把思绪化成雨滴，滋润你丰收的喜悦。

若把秋写成诗，你将第一个出现在我的诗中；若把秋写成歌，你将成为主旋律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413班学生)

爱唠叨的奶奶

文 | 杨瑞萍

手机，一天一顿是常态。父母不在家，我便是大王。奶奶见我吃饭，便在门外念叨：“你说你一天都不吃饭，玩手机就饱了是吗？她呀，你把菜吃完去，不给她留！”我听着门外一直不停的唠叨声，看着手机里失败的结算画面，十分烦闷，开口便大喊道：“你们吃你们的，不要管我！”奶奶在门外听见这声音，顿时就炸了，“叫你吃饭你不吃……我和你爸说，让你爸来叫你！”听到“你爸”，我便先泄了气，一个人在房间里生着闷气……

上高中，我的弟弟也上六年级了，正是叛逆的时期，一周就回一次家的我，一回到家就是婆孙两人对吼的声音，而我每次回家都是满头黑线。我不禁反思，我当年亦是如此吗？

直到有一天，奶奶病了，在医院住

才放下心中悬着的大石。奶奶只是犯了轻微的脑出血，休养几天就可以出院。奶奶看见我来了，嘴上又开始了：“你来干什么，赶紧去读书，奶奶没事，快走快走！”我没有走，也没有说话，看着奶奶头发中数不胜数的白丝，脸上似开裂的黄土般爬满皱纹。我身边的鸣声渐渐飘远，飘到我出生那天“是个男孩！”的惊喜之声仿佛就在耳边。我握着奶奶的手，她嘴里不停地教导我学习的重要。我默不语，静静地听着这个爱唠叨的奶奶唠叨。

可能是年龄到了，心中豁然开朗，年少的喜欢与讨厌是多么的幼稚和愚蠢，真正的爱意从不在言语，而是行动。曾经我讨厌奶奶，现在我爱我的奶奶。愿您的身边常伴奶奶的唠叨声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402班学生)